

實做膝王閣序

怪監督

喜聽傳芳第

傳芳病愈後尚未登樓昨日見戲戲
當無傳芳名及觀玉持紅出場後現
扮紅娘者乃傳芳也爲之狂喜計不
聽傳芳曲已將兩句今始得再聽
曉爲其病後出演之第一次故謂
第一聲作此誌喜
喜聽傳芳第一聲將紅一曲倍分
兩句未遇雲裳秦界幸今皆有風

(下)

你雖然把我遺棄了，但於我却受了
一次絕大的教訓，使我覺悟到情慾
甜蜜中含有利刃，至此後我也不敢
再向這魔窟裏尋快樂了……唉，往
事還往下想什麼呢……唉，罷
罷……罷」

件色

微笑

態何人。懶折腰書馬。專馬歲月畫
中銷。且畫且爲馬。畫馬樂陶陶。馬非
尋常馬。畫以自解嘲。畫非等閒畫。
以戲戲。畫中誰擅畫。畫中仗馬。
天生惟好畫。好畫愛畫交。馬得畫多
少。眠底付六朝。畫得巧。超越興來酒
一瓢。喚他名利客。官海一生瀾。數
君所。馬取畫千條。願效君所畫。求
馬復求馬。（筆墨間文苑）

情。

故未刊傳芳之名。忽聽鶯聲分外。
清。我是許由。會洗耳。緊赴急管不顧。

畫巧圖詞
畫巧圖詞



「不……不……」他雖然這樣的說着，但是眼已有些紅了，兩行的熱淚也就遂之而下。

他看看那枕上已被他淚流濕了一大塊，他爬了起來走到桌旁，拿起了一隻鏡子，對他自己照着，他覺得他已瘦得不堪……憔悴不堪了兩行，的淚痕還隱約能見着。

門響，他朋友：「君，進來了，看見了，他很詫異的問道：『你這一月來爲何瘦得這個模樣？』」他強自微笑，說：『沒什麼，沒什麼。』」

君笑道：『你不必瞞我，

止住勿出。
暗淡的燈光下，映着一個垂斃的老婦，睡在被褥之中，只是氣喘着，忽然呀的一聲，只見門開了，伊神疲力衰似的，把那藥拿給老婦吃了。那老婦重重的唧了一口，忽道：「畜我這會一病，纔纔與這藥爐茶，確作伴，也有

那顏白花園鳩鳩的泥泥首不止
只見月宮裏仍是寂然不動又道月
姊也斬這些腰也罷讓我來割股當
靈藥吧說罷只見伊一手拿着把
刀顛頭動動的捲起見袖中腸很
便在伊嫩嫩也似的玉臂上深深的
着上一刀這當兒伊臂上的血兀
自汨汨不斷的落出來伊又急忙忙
那塊血點點的肉肉擺在盤內又

暗淡的夜晚裏，多麼淒涼，多麼悽慘！
見婆婆死了，怎不心傷，便禁不住的
慟哭，將出來一陣陣的大風，把燈
聲激在天上，更是淒涼萬分。
四馬路上一個富鄉的紅樓中，電燈
光下，照見一個美男子，正挑着一個
女子，對着臉，只是痛哭。

一個多月了，幸虧飯食不辭的看
護，我否則恐也不能到此刻了。唉現
在我自覺病已入膏肓……轉是你
不幸得了我家……可惡的他捧着
老子爺的遺產，促姪日價開花探柳，
却把你丟在塊，略不憐惜做養的
看了，也自覺無顏，那老婦說到這
裏，兩手捧住心口，氣喘不過來，又
眼瞥見伊人的血脣，知是割過了，便

抱不平卷
十四

第八十二節 譚密事機得知己

詩曰
山深林密縱橫湖牧豎依然謠謠逢久待
風塵來伯樂心胸排擊辱泥塗

文汝玉最嚴峻難行蹤秘密而語言四起道跡濫設紛
紛莫衷一是汝玉雖伏虎機危陷牛棚洵中憤不能平
之氣苦一無遺怒之地而可與說心斟酌善後事宜者
即有其人而人地非宜似亦難於駐足其時汝玉同門
顧君虎頭正從吟濤游館事倖寓外洋曉有積蓄亦
少年同學中能自立世界出人頭地者前在汝玉家課
其弟汝鈺者七年汝玉學問實獲切瑣之益攻錯之功
此次汝玉面晤假花叢中款以筵宴煮茗將來如貴

其舊相知處有嫺密事須細譚汝王隨之行方上樓而會。在汝王家傭工之老嫗見焉導之入室知其所隱。侍者名玉冰。原姓張亦良家女也。雖禍迹新聞而風度嫺雅。凝生誰則其冷淡終不爲嫺客所染。指其眼界本高。人一等。汝王略敘出門之況。老嫗亦備述近來之狀。玉冰一見汝王。隱然有東卿秋水湖湘伊人之慕。一若君何來遲。早則或不至。墮落苦。渾然及今猶未爲晚。終身之託非君而誰。蓋玉冰久蓄擇人而事之必也。汝王聽嗣再四姑安。應之而志則未決也。此爲玉冰與汝王初次相見。而性情意氣無不契合。玉冰意中以爲予。予歷其深。可以訂金石盟者。姑矜不圖於今日。遇之。嗣是往來漸密。旅客如也。而不惜家人矣。

廠經理之職專辦的絲廠整理會上的金錢勢二了他褲了威朋友都來認這規生想起他遠觀和朋友不我父親在世時志初一天總志死後吾貧困把所分著的紅利去制辦了一家絲廠取名起發營業很是發達也有好幾家絲廠分股他搬去了別家絲

兩副面孔

劫後遺黎

從前在社會上很有勢力的張挺生現在失敗了竟變成乞丐了唉他怎樣失敗的呢他本是一個大絲商也會經理過幾家絲廠他手裏進出的銀錢常常有幾百萬元他所經理的絲廠每年總有幾十萬的盈餘他敢把所分著的紅利去制辦了一家絲廠取名起發營業很是發達也有好幾家絲廠分股他搬去了別家絲

心一意的，把自己創
整理，所以施生在莊
力也可以算得數一數
數。百萬的家產，頓時
進時，不上門來的親
他做親戚和朋友的
貧困的時候，不要說
肯來照顧自己，就是
那裏親近的錢大王
米七八次等到我父
了一點，再要想起吾
我家裏來，正是比登
得我貧困時有一天
家裏又沒有柴米不

得已，老着頭皮穿了一件破長衫，
向吾姨丈王志新借幾塊錢，使用
用。那知我剛走到吾姨丈的門口，
幾個當差的拿我呵喝，把我當做
化子看待，給吾一個小錢，說此地
可停留，快快離開。那時我又不好
出少爺的架子來，又不如同他們
辯，祇得忍氣吞聲，跑到後門口去
求那看花園的阿四，叫他去通報
聲。後來遇見了吾那姨丈王志新，
就向他懇借幾塊錢。那知他並不
肯借，也不肯借。祇說着着，着
說別的話，他說道：「施生甥兒，你不
家中做生活，穿了這種破衣，餐飽

生。長。起。生。短。的。季。承。吾。正。是。三。應。
源。人。情。如。水。看。你。有。錢。的。時。候。就
以。前。同。你。做。對。的。人。也。會。來。認。你。
親。了。下。巴。像。我。姨。丈。王。志。新。的。
何。止。一。個。呢。他。想。得。起。頸。的。當。兒。
應。得。當。差。的。進。來。回。說。王。志。新。老。
來。了。起。生。臨。丁。忙。立。起。身。來。至。家。
中。見。了。王。志。新。寒。暄。了。幾。句。就。問。
姨。丈。今。天。到。舍。間。來。可。有。什。麼。要。事。
事。應。那。王。志。新。笑。着。說。道。沒。什。事。沿。

兒一般的那副悲慘的臉龐直
的唉嘆所觸一生別甚於死離
死不遠了呢？

少年腦海中的甜蜜和悲的
也就漸漸的由模糊而至於淡
句話真是說得一些不錯的啊

今天特地來拜望你這兩天營
魔又道想你從前窮困的時候
是替你担心那是吾又無力過
吾心裏很抱歉不想你現在竟
功一個大富翁使我面上增光
張昶生悶了敷衍了幾句也就
讓去今天愛美大戲院開映風

「啊，唉，她又那裏知道我在巴黎拍電影，一幕一幕的繼續演完了少年的減了呀。」過眼曇花一現，洋生若夢。

「片聽說此片的情節很好，我們也沒事可做，何不一起去賞光？」說着，撤了撤電鈴，只見一個個三三的當差進來，要什麼祖生，他關照汽車夫，預備汽車那輛，尤一聲回身出去，不一回，連連已預備好了。

子裏來了。到我這裏來吃個飯罷。罷了。我叫用人替你預備一頓飯。飯罷了。吃罷那時我聽了他這種話。我的言語不禁流了兩面淚。雖然又不曾在他面前傷心。祇得忍了。眼淚。呻吟。哭。說了。一聲。多。承。大。嫂。心。我。頭。也。不。回。的。出。他。的。大。門。走。了。那。路。好。遠。我。想。越。氣。巴。不。停。投。河。死。了。免。些。人。家。貽。笑。想。不。到。現。在。吾。有。了。錢。他。就。到。吾。這。裏。來。滿。臉。堆。着。笑。容。

但可恨是不可能的罷了！我不比目的魚兒鰾鰾鰾一刻都不利害！你願化爲魚兒道我是老運頭都抬不起來。

○ ○ ○

最快樂的事要算我倆結婚的那真是一對璧人我偏受了這樣好似一起的溶化在愛河裏了。

○ ○ ○

最悲慘的是別離的那一幕了！到那可怖的槍林彈雨中去幹那得已的下策那真是個願意向未匝月賺的書那種別離的至

「你真是個多情的，你不明白。」
「能離開的，壓牠們的愛情不是更更更。」
「麼的愛我啊？」她聽見我這番話，羞
○ 天了。那時誰一聽我這說，什麼才
○ 畫好不快活。心花朵朵都綻放起來。
○ 那時因為國事變遷，竟割愛那甜蜜的
○ 那痛苦的生活。唉，這是為國家而出
○ 去幹那艱酷的生活呢？且那時我無

恩九龍等處人來到
 之事是為見耶和華
 可依士的叔哥然走
 表商的心上之弟兄
 勤勞不貪貨財之舉
 願首我兄及我之
 通什早人離位以
 信使便解解是與波

我數個當堂的看見了不是連我的面
 都失盡了體現在幸虧辰光
 還早了吾的那些客人還沒有來我
 知道並不是要來消洋錢不過討

我能够化爲魚類同牠們結伴游
自由啊不像我們被愛情束縛得
衷自如的態度真令人羨而且愛
又一天和地立在那澄清的溪水
萬物繁茂不啻如畫
派窮賈貴十位僧侶
瑞橋橫絕千壑平野
當暮春時節一團晴
當一箇誰亦動而靜
設之何足言不意
汕裡談或是自悟情形
頭將誤或是自得
以懷兄長兄弟日衰
昌報怨怒作也病矣
當室別有地於世文
上各階級於世文

邊游視那遊冰水中的魚兒牠們都極其快活。牠們後從的回首說道：「你看牠們多麼快活。牠們不能享那自由的幸福真是可恨。假如牠們也落於這清涼的冰水中這是多麼的快樂與幸福。」

夕了。可是他依舊同閒散的做着賞花的勾當。萬一不幸叫我一個女人家又是怎生擺佈伊又斗的跪在明月之下道我聽說月府有靈藥月姊不知也能見憫些給個不死之藥麼那我雖知活十歲也是不情的呢衛玠說之後珠淚盈盈早把二塊機沾濕了一大塊又對着

着那副慘淡無一絲血色的面龐，
只是向上看着，口中還不住的連聲
回兒他腦海中好似開映影戲一般。
記得那天地和我們並肩兒坐在
出了萬道燦爛如錦的金光映射
的俯首和地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來擊了一聲面上一條的飛起了兩
裏來了。

○ ○ ○
○ ○ ○
○ ○ ○

的將往事結實的演將出來
在那些綠油油的草地上玫瑰色的太陽
挂在他的臉上愈顯得嬌媚可愛不自由
地冷不妨這一吻不覺吃了一驚回過
頭來朝霞也似的那量徒的把身體倒向

「不……不……」他雖然這樣的說着，但是眼已有些紅了，兩行的熱淚也就逐之下而。



秋夜
慘劇
曹永璋

午夜十二點鐘了，蕭玉一個兒悽悽的站在月下，這當兒夜闌人寂，聽得低低的道：他又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可憐婆婆的病重得正是死在旦

止什勿出

暗淡的燈光下，映着一個垂斃的老婦睡在被褥之中，只是氣喘着忽然呀的一聲，只見門開了，伊神疲力衰似的把那藥拿給老婦吃了，那老婦重重的呷了一口，忽道：「舊我這會一病纏綿，與這藥爐老雜作伴，似也有



一問靜寂的病室中，燈光暗淡得搖搖低矮的病牀上，躺着一個受傷的少年。

雨淚的夜晚，裏多麼淒涼，怨想，
 見婆婆死了，怎不心傷，便禁不住的
 儘量哭將出來，一陣陣的大風，把燈
 哭聲，散在天上，更是淒涼，萬分
 四馬路上一個嫖婦的紅樓中，電燈
 光下，照見一個美男子，正揀着一個
 女子，對着臉，只是痛哭

他看看那枕上已被他淚流濕了一大塊，他爬了起來走到桌旁，拿起了一隻鏡子，對他自己照着，他覺得他已瘦得不堪……憔悴不堪了兩行，淚痕還隱約能見着。

門響，他朋友：「君進來了，看見了他很詫異的問道：『你這一月來爲何瘦得這個模樣？』」他強自微笑，說：『沒什麼！』」

「君笑道：『你不必瞞我，什麼？』」

那顏白花園鳩鳩的泥泥首不止
只見月宮裏仍是寂然不動又道月
姊也斬這些腰也罷讓我來割股當
靈藥吧說罷只見伊一手拿着把
刀顛頭動動的捲起見袖中腸很
便在伊嫩嫩也似的玉臂上深深的
着上一刀這當兒伊臂上的血兀
自汨汨不斷的落出來伊又急忙忙
那塊血點點的肉肉擺在盤內又

一個多月了，幸虧飯食不辭的看
護，我否則也，也不能到此刻了。唉現
在我自覺病已入膏肓……轉是你
不幸得了我家……可惡的他捧著
老子爺的遺產，促姪日價開花探柳，
却把你丟在塊，賂不償信做婆的，
看了也自覺無顏，那老婦說到這
裏，兩手捧住心口，氣喘不過來，又
眼瞥見伊人的血臂，知是割過了，便